

与《魔戒》《哈利·波特》齐名的奇幻经典巨著
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全球销量过千万
好莱坞同名电影全球热映

THE SILVER CHAIR

银 椅

纳尼亚传奇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C.S. 刘易斯◎著

王甜甜◎译

THE SILVER CHAIR

银 椅

纳尼亚传奇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C. S. 刘易斯◎著

王甜甜◎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刘易斯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银椅 / (英) 刘易斯 (Lewis, C.S.) 著 ; 王甜甜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4.1

(纳尼亚传奇; 4)

ISBN 978-7-5470-2977-0

I. ①银… II. ①刘… ②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180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100千字

印张: 7.25

出版时间: 2014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 李娟

责任编辑: 周莉莉

特约编辑: 康琪

封面设计: 于青

版式设计: 蒿薇薇

内文插图: Galileo

ISBN 978-7-5470-2977-0

定价: 12.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010-57262361

传真: 010-88332248

E-mail: 200514509@qq.com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zhipinshuye>

常年法律顾问: 徐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57262361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10-57262361

纳尼亚不仅是传奇

早在《哈利·波特》风靡世界之前，有一部经典已经点亮了世界，那就是C.S.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

J.R.托尔金和C.S.刘易斯是两个可爱的人，因为他们的童心，因为他们坐在牛津小酒馆里投入讨论的那个弥足珍贵的故事——关于诚实、勇敢、信任和爱。在战争、谎言、背叛，甚至死亡的对比下，这些情感熠熠生辉。

从“第二世界”理论的角度来说，刘易斯是托尔金的实践者，孩子、狮王、古希腊神话中会说话的动物、邪恶女巫……每个人物都鲜活丰满，英国的古老寓言加上基督教信仰，刘易斯的确给了我们另一个世界。《纳尼亚传奇》就是这个第二世界王国的庞大兴衰史。如果你知道刘易斯的小说《沉寂的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中的主角艾德温·伦森的原型就是托尔金，你就会明白，纳尼亚的故事其实早就流淌在刘易斯的血液中，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就像孩子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或返回纳尼亚王国。

我结识纳尼亚是在年少的时候，那时只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故事，更多的是为了学习英语，故事却看的支离破碎。但是心里早就认可了这个雏形，觉得跟它是熟识的。既然“Chronicles”的本义是“编年史”，那么忘记公元纪年，这个故事的顺序应该是《魔法师的外甥》（The Magician's Nephew）、《狮子、女巫和魔衣橱》（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能言马与男孩》（The Horse and His Boy）、《凯斯宾王子》（Prince Caspian）、《黎明踏浪号》（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银椅》（The Silver Chair）、《最后一战》（The Last Battle）。让我们按照纳尼亚的编年体纪元，暂时忘掉它是刘易斯于1951年至1956年间创作的七本系列魔幻故事——我们和纳尼亚王国的一切开始于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好奇的探险带他们找到了舅舅的秘密实验室，戒指让他们进入了魔幻王国纳尼亚，看到那个世界的种种，历经各种冒险，他们将一颗苹果种子带回现实种在花园里，果树长大被造成衣橱，又引领另外四个孩子进入纳尼亚的不同时代。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又从属于纳尼亚史诗的篇章，或比喻或隐喻，道出人生最基本又最深刻的道理。刘易斯除了是牛津剑桥的学者和评论家、作家，无疑还是神学的布道者，他的笔下暗含着宗教的教诲，有着深厚的哲学内涵。

在伦敦生活的岁月里，我再次遇到《纳尼亚传奇》，像回到一片久别的净土。英文的版本拿在手里很轻，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分量。会心一笑，七本书，这一次，一气呵成。

当我读到四个孩子走出危险境地，湖面如镜，荡涤着白色的花

瓣，我发觉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勇敢坚持；当我听到那只可爱的老鼠雷佩契普安慰变成龙的男孩说，“Extraordinary people have extraordinary mission”，我明白什么是使命——每一个人，不论多伟大，多渺小，多么特立独行，都有其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所以不论何时都不要妄自菲薄；当我看到露西终于能够释怀地说出“When you choose to become others, you will lose yourself”（当你选择模仿，你就失去了自我）的时候，就会明白永远都要做自己，哪怕自己是不完美的。读《纳尼亚传奇》，这样的瞬间太多太多，仿佛经历了一段净化灵魂的朝圣之旅。

那时，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怎么还在看儿童文学啊。其实，纳尼亚不只属于儿童，它属于每个人的内心——或是某个你只想沉默不语的瞬间，或是夜幕寂静时，或者面对一个你认为可以放松的亲人朋友时……或者，或者在任何一个你真诚面对自己的时刻，你就属于这个故事。我那时就在想，如果可以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中文，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几年以后，当我真的有机会翻译它的时候，还是会心一笑，虽然我只有幸翻译其中一本，它总算没有让我等太久，况且这个故事还是整个纳尼亚与我们得以相识的开端！在不一样的时候接触纳尼亚，会触发不同的情绪，当人潮澎湃，周围喧嚣，你或踌躇满志或困顿迷惘，你或有方向需要路途，你或路途太多需要选择，你或千头万绪需要时间，你或纷乱喧嚣需要澄澈……其实你需要的只是这个故事，让你回到自己的内心，让你可以勇敢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归根到底，你终于发现，你

不是属于这个故事，就是需要这个故事。你发现，纳尼亚是你的宿命，它救赎和完满了你的人生。

所以，翻译《纳尼亚传奇》，我诚惶诚恐，像一片圣洁之地，想拥有又怕亵渎，于是我战战兢兢，甚至不太敢看之前的译本。可翻译《纳尼亚传奇》终归是幸福的，因为它是如此的贴近灵魂——就让阿兰的魔法在我们的心中显现，让我们永远铭记那一片最后和最初的纯净。翻译《纳尼亚传奇》，向C.S.刘易斯以及所有坚守信仰的人们致敬。

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少年派的叔叔说，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拥有纯净的灵魂，一定要带他去Piscine Molitor（法国游泳池）游泳。这句话用在这里似乎太过浅显，但是纳尼亚也是属于灵魂的。

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拥有这世界上最清澈的灵魂，不论他周围的世界如何喧嚣，如何浮华，不论他付出多少努力，他的梦想依然微茫，那依旧与他同在的干净灵魂——宛如天成，宛如与生俱来——那么，就让他读纳尼亚。对于成年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故事更是一种鼓舞、激励和信念。用孩子可以接受的方式，道出成人世界的道理，在刘易斯的笔下，你会看到你看似得到实则失去的东西。

J.K.罗琳说，魔法永远不会枯竭。这句话用在这里又似乎太过深入。但是，真希望如此。

至少，让我们于此共勉。

张茗

2013年12月8日

献给尼古拉斯·哈迪

第一章 体育馆后面 / 1
第二章 吉尔接到一项任务 / 15
第三章 国王的航行 / 28
第四章 猫头鹰的议会 / 42
第五章 普德格伦姆 / 55
第六章 北方的广阔荒原 / 68
第七章 小山上的奇怪壕沟 / 83
第八章 哈方城 / 96
第九章 真相大白 / 109
第十章 不见天日的旅行 / 121
第十一章 在黑暗城堡里 / 135
第十二章 地下王国的女王 / 148
第十三章 没有女王的地下世界 / 161
第十四章 世界底部 / 173
第十五章 吉尔不见了 / 186
第十六章 治愈伤痛 / 198

第一章 体育馆后面

秋日里的一天，天色昏沉沉的，吉尔·波尔躲在体育馆后独自抹眼泪。

她哭是因为学校里有人欺负她，不过，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与她的学校没太多关系，而且这个学校本身也并非一个令人高兴的话题，所以关于她就读的这所学校，我就长话短说了。这是一所“联合办学”的实验学校，男生和女生在一起学习，过去把这种学校称为“混合”学校。不过有人说，学校里的氛围并不像管理者想象的那么融洽。他们认为，男孩和女孩们在学校里应该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而不幸的是，学校里有十几个大男孩和大女孩，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欺压低年级的同学。学校里，各种事情——可

怕的事情——层出不穷，要换作其他学校，这样的事情早就被人发现并制止了，可是在这里根本没人管。即便有人发现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坏孩子们也不会因此被开除或受到任何惩罚。校长说他们都是一些有趣的心理学案例，常常派人去找他们谈话，一谈就谈好几个钟头。假如你说的话正合校长心意，你就会成为校长的宠儿而非坏学生。

正是因为如此，吉尔·波尔才会在这个阴暗的秋日跑到体育馆背后灌木丛前那条潮湿的小路上，独自一人抹眼泪。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尽情地大哭一场，一个男孩就从体育馆的一角绕到了这条小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双手还插在口袋里，一不留神，男孩差一点撞到了她身上。

“你走路怎么不看路？”吉尔·波尔说。

“好了好了，对不起，”男孩说道，“你用不着这么——”这时，他看到了她脸上的泪水。“嘿，波尔，”他问道，“你怎么了？”

吉尔只是撇了撇嘴，她本想说点什么，但她发现只要一开口，眼泪就会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想，一定是他们——和以前一样。”男孩脸色阴沉，两只手深深地扎进口袋里。

吉尔点点头。就算她什么不说他也明白。他们俩全都心知肚明。

“好了，听我说，”男孩说，“如果我们都像你这样那可没——”

他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仿佛在做演讲一样。吉尔心中的怒火蹭地一下就被点燃了（只要你曾经在哭的时候也被人打断过就一定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走开，你先管好自己的事情吧，”她说，“没人要你来管闲事！你是个大好人，你想告诉我该怎么办，对吧？我想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尽力去讨好他们，然后乞求他们能对我好一点，再像你那样，在他们身边摇尾乞怜？”

“噢，天啊！”男孩说着便蹲下来，坐在灌木丛边的草地上，但是很快他又站了起来，因为草地是湿的，把他的裤子都弄湿了。他的名字不太好听，叫尤斯塔斯·斯克拉布，不过他并不是个坏男孩。

“波尔！”他说，“你这样说公平吗？这个学期我做过这样的事情吗？我不是跳出来反抗卡特，保护了那只小兔子吗？我不是还帮斯皮文思保守了秘密吗——即便挨打了，我不也没透露一个字？还有——”

“我——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吉尔抽泣着说。

斯克拉布看到她还有些恍惚，就体贴地递了块薄荷糖给她。他自己也吃了一块。很快，吉尔的头脑渐渐清醒过来。

“对不起，斯克拉布，”她最终开口说道，“我刚才说的话是有失公允。你的确做了那些事情——就在这个学期。”

“那就把上个学期的我忘了吧，”尤斯塔斯说，“那时的我和现在不一样。我当时——上帝啊！我真是个小混蛋！”

“坦白说，当时的你的确很讨人嫌。”吉尔说。

“你一定觉得我变了，对吧？”尤斯塔斯说。

“不仅仅是我，”吉尔说，“所有人都这么说。大家都注意到了你的变化。昨天，埃莉诺·布莱基斯顿还听到阿黛拉·彭尼法泽在更衣室里说起这件事呢。她说‘那个叫斯克拉布的小子一定是被什么人控制了。这个学期，他变得非常不听话。我们下一个要关照的人就是他。’”

尤斯塔斯听后不禁打了个哆嗦。这个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所说的“关照”意味着什么。

两个孩子谁也没说话。露珠从月桂树的叶子上滴落下来，嘀嗒，嘀嗒。

“那你上个学期到底是怎么回事？”吉尔打破沉默，开口问道。

“放假的时候，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尤斯塔斯故作神秘地答道。

“什么样的事情？”吉尔穷追不舍地问。

尤斯塔斯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他这才开口说道：

“听我说，波尔，我和你都对这个地方痛恨至极，再也没有人

比我们更讨厌这里了，对吗？”

“是的，没错。”吉尔说。

“那我想我应该可以相信你。”

“那还用说吗？”吉尔说。

“那好，不过，说实话，波尔，这可是一个让人吓了一跳的秘密。我问你，你愿意相信一些事情吗？我的意思是，那些其他人听了都会哈哈大笑的事情？”

“还从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吉尔说，“但是我想我会的。”

“如果我说上次放假时我曾经离开过这个世界——脱离于这个世界之外——你会相信我说的话吗？”

“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吧，那我换个说法。现在，如果我告诉你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那里不仅动物会说话，而且——而且还有各种咒语和火龙——总之，那里就像是童话里的世界，你明白了吗？”说话的时候，斯科拉布感觉有些别扭，而且脸刷的一下就红透了。

“那你是怎么去到那里的？”吉尔反问道。说话的时候，不知为何，她也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唯一的方法就是——魔法，”说到最后，尤斯塔斯的声音小得都快听不清了，“我是和我的两个表兄妹一起去的。就这么嗖的一下，我们——就到了那里。他们以前就去过。”

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一直很小，仿佛窃窃私语一般，所以一开始吉尔很容易就相信了他的话。突然，怀疑的念头闯进了她的脑海里（这股念头来势汹汹，以至于有那么一瞬间，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头母老虎）：

“如果我发现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寻开心，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你说一个字！永远！”

“不，不！我没有，”尤斯塔斯立刻辩解道，“我发誓我没有。我发誓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当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大家发发誓时都会说，“我以《圣经》发誓。”可是，这所学校并不鼓励学生们读《圣经》。）

“好吧，”吉尔说，“我相信你。”

“而且不告诉任何人？”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说到这儿，两人都兴奋起来。就在这时，吉尔看了一眼四周，一片灰突突的秋季天空映入她的眼帘，耳边只有露珠嘀嗒、嘀嗒地从树叶上往下滑的声音，于是，她不由得想到在这所实验学校里种种的绝望（本学期一共有13周，现在才刚刚过去2周），她说道：

“可是，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又不在那里：我们在这里。我们没办法去那里。或者，我们可以吗？”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尤斯塔斯说，“当我们从那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有人说佩文西家的两个孩子（就是我的两个表兄

妹)将再也回不去了。你知道吗,那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去那边了。我想他们的期限已经到了。但是,那个人并没有说我回不去了。如果他觉得我也回不去了,一定当时就说了,不是吗?所以回来后,我一直忍不住在想,我们可以回去吗——可以吗?”

“你的意思是,做点什么让你回到那个世界?”

尤斯塔斯立刻点头。

“你指的是我们在地上画个圆圈——在里面写几个奇怪的字母——然后站到圆圈里——再默默念诵些咒语和符咒什么的?”

“这个嘛。”尤斯塔斯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想我能想到的大概也就这些,只不过我从没这样做过。不过,既然已经聊到这儿了,我想画圆圈和符咒听起来就荒唐可笑。我认为他也不喜欢我们这样做。这看起来就好像我们以为自己能要求他做什么一样。不过说真的,我们也只能求他。”

“你说的那个他到底是什么人?”

“在那个地方,他们都叫他阿斯兰。”尤斯塔斯回答说。

“多奇怪的名字啊!”

“和他比起来,这个名字也就不足为奇了”尤斯塔斯说话的口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不过,我们行动吧。反正也没坏处,问问他也无妨。你到这边来,我们并排站,就像这样。然后伸出双臂,手掌朝下,就像他们在拉曼度的小岛上时那样。”

“谁的小岛?”

“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你。还有，他可能会喜欢我们面朝东方站立。让我来看看，哪一面是东方？”

“我不知道。”吉尔说。

“女孩们最特别之处就是她们不会看指南针，分不清东南西北。”尤斯塔斯说。

“你不一样分不清方向吗？”吉尔有些愤愤不平地说道。

“不，我分得清，只要你别在一旁喋喋不休总打断我就行了。好了，我找到东方了。在这边，面朝月桂树。现在，你能跟着我说吗？”

“说什么？”吉尔问。

“当然是我接下来说的这些话，”尤斯塔斯回答道，“跟着我说——”

他开始了，“阿斯兰，阿斯兰，阿斯兰！”

“阿斯兰，阿斯兰，阿斯兰！”吉尔重复道。

“请让我们俩进入——”

就在这时，体育馆的一侧传来一个声音，“波尔？没错，我就知道她在这里。她正躲在体育馆后哭鼻子呢。要不要我过去把她揪出来？”

吉尔和尤斯塔斯对视一眼，立刻跳进了月桂树丛中，急匆匆地沿着灌木丛后那陡峭而泥泞的山坡向上爬，爬行的速度之快倒是让他们脸上增光不少。（多亏了这所实验学校奇特的教学方